

府城文學的良心

葉笛的人生與文學講座

日期／2007年6月24日 演講者／郭楓 報導／陳澧州



前言

為了讓觀眾更加了解「葉笛逝世週年紀念展」的內容，以及葉笛的文學創作與活動歷程，國家台灣文學館舉辦了一場文學講座。演講者為郭楓老師，可說是葉笛情逾手足、義結金蘭的至交好友，亦為涵養篤實深厚的文壇前輩，由摯友來論其人其詩，自是再適當不過了。希冀從郭楓老師的演說過程中，能讓大家對葉笛先生有更深、更多的認識。

演講之前，引言人陳述了一段葉笛生前的話來說明二人交情之深厚，大意如下：「我死的時候，只要有一個人在我的墳前滴一滴淚，就心滿意足了。那個人就是郭楓。」

一、葉笛的人

郭楓認為，文學就是人格的表現，無論東西方皆然，所謂文如其人，這是一點也不能作假的。他指出在現代詩領域裡，有些詩人寫得很瀟灑、清高，但深入研究後，就會發現詩裡都是些假話；相對地，葉笛一輩子沒有寫過一首「假」詩，他為人率真，不僅交朋友真誠，創作更是真誠。真摯性，可說是葉笛性格中最重要的部份。談起與葉笛的相識是在1950年，當時兩人都就讀於台南師範。基於半世紀以上的交往和了解，他可以證明葉笛一輩子都不曾說過一句假話。

其次是性格中的浪漫性。葉笛三十八歲才到日本讀大學二年級，專研日本文學，相當不容易。這期間產生了許多浪漫的舉動。葉笛在學術與教書方面相當優秀，日本政府很尊敬他，希望他能歸化日本，但是他不肯。在日本時期，只要遇到台灣議題，他就罵日本人；不像有些留日的台灣學生，一見到日本人就矮了半截，不敢吭一聲。也正因為如此，日本人認為他有骨氣，更加地欽佩他、尊敬他。

在日本唸書的時候，葉笛度日如年，恨不得早點回來，只因孩子還小。他向太太說，小兒子大學畢業後，他就可以回台灣了。等到小孩子一畢業，太太勸他還有一年就可以退休，到時再回去也不遲，但他仍然堅持要回台。講定的事情就一定會遵守，這就是葉笛的浪漫。回台之後，由於其日本文學的專業，成功大學與東海大學先後都希望邀請他去授課，他都加以婉拒。他認為既然已經從教授退休，就自由了，就可以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。

葉笛性格中的醇厚性是指他為人厚道。在生活方面，他可以把好的給別人，自己過得很簡單樸素，卻也甘之如飴。在行動方面，他對待朋友很寬厚、對自己特別嚴苛，可說是「嚴以律己，寬以待人」的表現。

有關葉笛的思想，郭楓主要分成兩個部分來談：博愛襟懷與社會意識。愛心人人皆有，只是層次不一。有些人只愛自己、愛家庭，有些人會去愛同事、朋友；而葉笛則是博愛，他愛的不只是所有的台灣人，還有世界上所有的人。他的襟懷非常地寬厚。

在葉笛的散文〈美人魚〉中，女孩的父親叫女孩在水中裝扮成美人魚賺錢，諸如此類描寫下層社會的弱勢族群，以及批評那些在下層社會中不公不義的事情，這些都是葉笛作品中的社會意識。郭楓認為，身為一個作家就要有社會意識，關懷弱勢族群，心中充滿博愛，這樣的作品才能夠豐厚；如果一天到晚只想著自己，那麼作品就會變得單薄。

二、葉笛的文學

葉笛對於文學的熱愛，最早可以追溯到小學。二次世界大戰結束，他已經讀到高等學校，相當於初中二年級。雖然如此，他並不喜歡看學校的課本，所以累積閱

讀了不少日文的課外讀物。1969年之前，葉笛寫了很多作品，大致上《葉笛全集》中的創作部分都是在這時期所完成的。第二時期則是1970~1993年，因為在日本半工半讀以迄後來教書，生活相當辛苦，較無時間進行創作，偶有作品也甚少發表。第三階段是回國以後，這時期寫作量很大，但基本上是做研究與翻譯，整理與翻譯了日治時期的一些前輩作家如楊逵的作品。從這裡又可看出葉笛做人的厚道。畢竟翻譯作品需要花費相當的精力與時間，但辛苦是值得的，翻譯後能讓這些前輩作家重見天日，也讓我們這些後代了解到日治時期有那麼多好文學作品。他對台灣文學的貢獻相當大，卻耽誤了自己的創作時間，倘若花上同樣的精力與時間，相信可以寫出很多作品。因此郭楓一再強調，葉笛是犧牲自己來建設台灣文學。

以前很多人知道葉笛是位詩人，但多半沒看過他的詩。第一本詩集《紫色的歌》是嘉義青年圖書公司所出版的，該圖書公司專門出版補習教材。因為當時年紀輕、社會人際關係也少，再加上出版業在北部較為發達，南部作家缺乏出版的管道。葉笛自費印刷這本詩集之後，大部份送給朋友，市面上甚難看到。這是因為缺少社會資源、傳播媒體的緣故，台灣很多優秀詩人就是因此而被埋沒了。另一本詩集則是《火和海》，幾乎是當兵時寫的作品。就量來說並不多，但就質的方面頗有可觀。

1954年，葉笛出版《紫色的歌》，以同時代的詩人作品來比較，余光中出了兩本詩集——《舟子的悲歌》與《藍色的羽毛》，每一首寫四行、八行或十二行，每段四行，整整齊齊的，寫得很死板，詩質相當淡薄，屬於練習曲之類的作品。當時紀弦就稱余光中這種詩叫做豆腐干體，他說余光中既沒有詩才，又沒有詩意。兩相比較之下，當時葉笛就寫出了不錯的好詩。

《火和海》寫的是金門炮戰。當時葉笛是一位士兵，在沙灘上挖坑躲起來監視敵人一舉一動。當兵時正好遇到金門砲戰中最激烈、最白熱化的時期，因此他體

會到的是真實的戰爭場景，寫出來的是真正的戰爭詩。他使用了一種超現實手法、意象語言，將戰爭寫得很生動、也很深刻。拿另外一位詩人來做比較，洛夫的詩集《石室之死亡》，描寫在石室中感覺到死亡，石室就是大武山下的花崗岩地道。有人說這本詩集也是寫八二三炮戰，事實上是沒有根據的。洛夫是在炮戰後期「單打雙不打」的演戲階段才到金門當兵，而他是住在堅固的花崗岩下地道，因此關於戰爭的體會恐怕不是那麼深刻。事實上，《石室之死亡》有三分之二是描寫性的苦悶，另一部分寫家人和戰友。相反的，葉笛的《火和海》卻是血肉之作，用生命寫出來的。這兩者是無法相提並論的。

葉笛的散文和為人一樣樸素，沒有一些漂亮的語言，每一句就像泥土一樣實在，但是整篇散文卻又能呈現出一種韻味。在每篇散文中，作者透過一則故事將意義呈現，也流露出真誠的感情，因此葉笛的散文自成一格。講到翻譯，許達然就曾經說過，葉笛是台灣翻譯日文作品的第一人。另外，葉笛的評論是一種鑑賞式的評論，較為感性，容易讓人接受。艾略特曾經說過：「什麼人才有資格當評論家？必須會寫詩的人才資格評論詩，必須會寫小說的人才資格評論小說。」葉笛既是詩人，又是翻譯家，而且還寫評論，如此一來總能夠把作品都評論得恰到好處。

三、葉笛的生活

講到葉笛的生活態度，他是一個不愛名、將名利看得很輕的人。作家不愛利容易，不愛名恐怕有些困難。從他自日本回來，兩所大學請他任教，他沒有答應，這就是不愛名的具體例子。而且他從來不認為自己是位教授或博士。日常生活很簡樸，相當平民化，從不認為自己是個大學問家或是大詩人。這是相當不簡單的，明明很有學問，卻又跟平常人一樣。不像紀弦以及一些詩人作家，葉笛不曾在作品中寫過自己多麼偉大。這樣的修養確實值得我們敬佩。